

星河

雪花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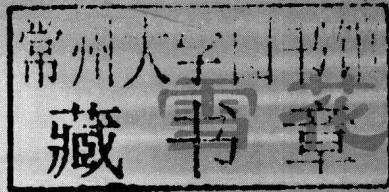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冬季卷】总第三十一辑

大型/新/诗/丛/刊

生河



大/型/新/诗/丛/刊

2017年【冬季卷】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花：星河 2017 冬季卷 / 骆寒著，黄纪云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星河)

ISBN 978-7-02-013672-8

I. ①雪…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诗学—
中国—文集 IV. ①I227 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2434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责任校对：菡 苑
封面题签：黄纪云
封面摄影：恒 父
美术编辑：戴小粟
篆 刻：姚伟荣
内文插图：麦浪 等
责任印制：洛 依
印制助理：李春芝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1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3672-8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西湖是我藝術的搖籃

艾青書一九八一年

詩人艾青題詞

目录

MULU

XINGHE 星河

主编
骆寒超 黄纪云

执行主编
骆 茈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茜 茜

星河浮雕
主持人 周小波

星河组曲
主持人 怀 尘

繁星满天
主持人 袁丹丹

理论与批评
主持人 安 操

雪花

XUEHUA

【冬季卷】

DONGJIJUAN

01

XINGHE

星河浮雕

- 1 黄纪云的诗
- 5 伊甸的诗
- 9 宋晓杰的诗
- 13 霜扣儿的诗
- 17 赵丽宏的诗
- 21 韩文戈的诗
- 25 帕瓦龙的诗
- 29 许春波的诗
- 33 乔国永的诗

037

XINGHE

星河组诗

- 37 大海系列诗(组诗) 鲁 子
- 39 杭州诗记(组诗) 李拜天
- 42 西望大沟(组诗) 峭 岩
- 45 黑洞(组诗) 曹探花
- 49 枫桥组诗(组诗) 风 舞
- 51 乡村笔记(组诗) 古 雨
- 53 边缘化(组诗) 田凌云
- 55 一个人的隐秘所在(组诗) 叶 琛
- 57 雨过天晴(组诗) 沈 宏
- 59 面对一场雪的前世今生(组诗) 陈 俊
- 61 在客家,女孩就是一朵朵桃花(组诗) 邱云安
- 6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组诗) 肖 东

- 66 红尘(组诗) 张永波
68 一棵树活着的全部秘密(组诗) 河苇鸿
71 风越刮越远(组诗) 子 溪
73 守一方净土(组诗) 陈蕊英

075

XINGHE

繁星满天

- 75 我的身体(外七首) 路 亚
77 开往中年的火车(外六首) 哑者无言
79 她 颂 金黄的老虎
81 露天之夜(外七首) 宾 歌
83 孤独的遗址(外八首) 王伟卫
86 夜宿玉竹阁(外六首) 丙 方
88 唱歌(外七首) 湖北雪儿
90 假面舞会(外五首) 艾 璞
92 你说的风花雪月(外首) 云冉冉
94 幻觉(外六首) 马永平
96 龙泉飞瀑(外六首) 于广富
98 香味(外七首) 赵幼幼
100 到青海,我没去德令哈(外五首) 余 尘
102 想象和你(外七首) 杜 杜
104 弯 (外四首) 林隐君
105 九月,在左脑的花坛发动(外六首) 杨 敏
108 热爱而辽阔(外六首) 何山川
109 留守的村庄(外七首) 宗永兵
111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把自己舌头咬了(外六首) 张 寒
113 喝出了庙宇的茶碗(外五首) 姚宏伟
115 曾经以为(外三首) 谢永康 董桂萍
117 冬雪(外二首) 倪嫣然
118 送伞(外三首) 董培伦

雪花

XUEHUA

【冬季卷】

DONGJIUAN

- 119 各自安好(外二首) 郭倚阳
120 海边遇天狗(外五首) 赵国瑛
122 避世(外五首) 张晓东
124 银杏(外二首) 周 涵
125 隐忍(外三首) 崔志军
127 秋天,在石佛村喝酒(外四首) 吴旭东
129 凌河(外三首) 王爱红
131 这些年(外八首) 周华海
133 时间的味道 卜亚平
135 魔术师(外六首) 班琳丽

137

XINGHE

当代抒情小诗选萃

137 当代抒情小诗选萃

192

XINGHE

理论与批评

- 192 论1930—1940年代中国新诗的溃变轨迹 骆寒超
199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邱景华
211 白桦19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 白 耶
226 他一直在探求的路上
——论赵丽宏的诗歌创作 吴欢章
230 历史悲壮的回声
——读峭岩长诗《遵义诗笔记》 绿 岛

233

XINGHE

历史档案

- 233 洪迪:跳动的诗心不老 徐忠友

雪花

XUEHUA
【冬季卷】

DONGJIJUAN

黄纪云的诗

洛杉矶之晨

触及本质的难度，难不住清晨一声鸟鸣。

此刻，光的漩涡向上。底部方向不明。
晨风为池水解乏。天空被纯蓝缝合。
针脚正走向骨感的残月。
而鸟的

蝴蝶结打得特别黑。

它们三三两两，上下翻飞。

对日夜为它们的生计盘算的老橡树
似乎并不领情。

遗忘。能学会吗？

不用怕。狐狸精早已沿着老橡树的脊背登顶。

狐狸现身。一定是上帝引的路。

在院子里留一坨屎，即是莫大祝福。

“尔非鱼，焉知鱼之乐？”

呵呵，狐狸堂而皇之走出负面清单，此乃
“别来无恙”也。

看！

鸟儿都飞到哪里去了？

它们根本不在乎你的仰视或注目。

2016年2月29日

守护与反守护

风迟钝于浪。挤入门缝时
灯已熄灭
无法打消的念头勃起。又倒下
海滩守护海浪守寡的脚步

缺席是缺席者的自由

呵，七月

介于一网打尽与打不尽的七月
爱情喝下背叛的酒后起舞

海岸失守

而嶙峋的崖石举起纸糊的龙头
故事诞生于影子
同时，吞下影子的全部。

回忆的日子，在远处深处深渊
哭泣。人是鬼

抑或鬼是人？一生的角色
大海，只念自己的经

如果伤害被经文接纳，经文
就没有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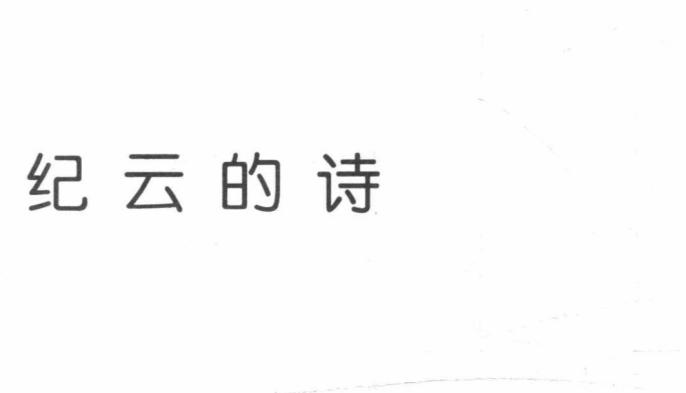
有没有最后的审判？谁知道呢
黑夜为自己保密

跪下！头颅。跪下！然后拆掉
膝盖。——这谎言的底座
证据与人心腐烂
守护与反守护交换各自的地图

2014年5月19日

白箬岭

从冬至日看去，如同刀痕对于母腹，
那被废弃的蜿蜒并不多余。
(其实，日子并不孕育什么。就是



2014年5月19日

缺席是缺席者的自由

呵，七月

介于一网打尽与打不尽的七月
爱情喝下背叛的酒后起舞

海岸失守

而嶙峋的崖石举起纸糊的龙头
故事诞生于影子
同时，吞下影子的全部。

回忆的日子，在远处深处深渊
哭泣。人是鬼

抑或鬼是人？一生的角色
大海，只念自己的经

如果伤害被经文接纳，经文
就没有下文

有没有最后的审判？谁知道呢
黑夜为自己保密

跪下！头颅。跪下！然后拆掉
膝盖。——这谎言的底座
证据与人心腐烂
守护与反守护交换各自的地图

2014年5月19日

缺席是缺席者的自由

呵，七月

介于一网打尽与打不尽的七月
爱情喝下背叛的酒后起舞

(其实，日子并不孕育什么。就是

这些椎骨似的穿越阴阳的好日子，
也并没让攀爬的影子发福。)
被风靠近的事物，再次冰释。
白衬衣，草绿色裤子，流水一般在暮色里发
亮。
尽管她那刚红过的眼眶总是遭到疲劳疯狂的
挤兑。
尽管良心早已被爱情认领。而两只堕落的
蝴蝶战斗机似的从那著名的城楼上空呼啸而
过。
啊，我爱你，白箬岭！
“白箬岭头乘凉。”——在老家，
是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不要想得太美。
可想而知，当年，这条用光滑的溪石砌成的山岭
是如何琴索似的拨动着村野鄙夫们的柴米油
盐衣食住行。
当我再一次抬头仰望，瞩视的目光
终于被祖宗接纳。唯有她，
还坐在岭上那破败的路廊里(风将她的手吹
得很快)，
教她心爱的教书先生怎么卷衬衣的袖子。

2016年12月22日

时间表

对小时候踩“龙骨水车”的事，
作嵌入式处理。(或称之为“自我激进化”吧)
把水的感觉，扩大至“赤日炎炎”，
让事物多余的漏洞，被自身的饥渴堵上。
那么，作为缺水组织，就有一个反前提的装置。

宗教是铜钱。谁说不能掰开使用。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成本。如果“岸”，
能让你产生对酒精的依赖感，也可以窖藏，让它
香味不凡。
不过，在你拿起或放下屠刀前，
必须把三十六计想遍。都说“大山临盆”的日子

快了。看，鸟，正往自己的叫声里疾飞。
但我忘不了与她最后一次见面——
在一个朋友家里，她让我去见她。

她在为她的孩子喂奶。抬头看了看我。微
笑。目光
温柔。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照料之中……

无论风带来的消息比雨多，还是雨
带来的消息比风多。我相信雪。
因为它能
抹平汉语的两面性。特别是月光下的雪地。
血色如此微茫。你会主动地想起很多。也可以
让“天罡地煞”带着你，闯荡一番爱恨交织的
风口。

扔下变形的皮囊。把脑袋栽进盆子里
(肯定是最绝对的表情包)。再来个完整的碎片
化。
最后，“似火烧”自然瓦解“龙骨水车”。
奥巴马弟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出生
在肯尼亚。在美国迷失自己。却在中国获得
重生。”

2016年7月22日

看 月

月光透过树丛落在院子里。一阵风过，
台阶上，爬满注射了兴奋剂似的
螃蟹。
黑压压朝我爬来。(好像认出我是谁了)
打开门……它们并没理我。它们正专注地分
享寂静——
那永远结实无比的尸体。
而在烤焦的黑色的地面上，有一个赤热发光的
熔岩的
铸型。
——这分明是基拉韦厄火山爆发吞噬夏威夷
岛的森林前，

一棵优雅的桃金娘生长的地方。有必要告诉
你此刻发生了什么，
或接着又将发生什么吗？然而——
在我的血褪色之前，

必须还我一片正在为你怀孕的大海。

2016年7月19日

春事将尽

摸清你我的边界，春事将尽。

回忆者

坐在回忆的锁孔里，

如同南山路上那堵上书“总店本市大井巷，
电话二三三三；

分店上海北京路，电话九六四九”的白墙对
着西湖发呆。

风刮过一阵算一阵。雨下过一场算一场。

走神的不是季节。随闪电返回的也不是余
生。

送葬的队伍已经出发。

尽管那死去的人并没有准备好——

嘘！偷来的

诗句大意如此。但不为你肝脑涂地。职业
哭丧人的舌头

拔地而起。

人民币买来自来水似的眼泪。拉动内需死
神龙颜大悦。

不幸的是，我的孝子穿着我的鞋子离我而去。
我只能赤着脚走完他走过的路。

不过，回忆者并不想在人面桃花似的岳王庙
前停下。

而锁孔却被它自己的手指转动起来。发出
钩子的尖叫。

必须醒来。

白堤是女主人的裙带。苏堤是男主人的裤带。
你想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必须让女主人用男主人的裤带将自己高高
挂在假牙似的雷峰塔上。

男主人呢，必须披发纹身为“二胎”奔忙。

2016年清明节

暮色如画

一边夕光如瀑布。一边铁幕似的黑。

作为季节的刑具——闪电，还不时找寻
施暴的手。

雨不多，但不少于老人一次小便。

暮色不是难民。是迁徙
的血迹(神迹?)。

听见吧了——必用肚皮行走，终身吃土。
——不知为何，此刻，我竟如此诗意。

裤兜里的硬币，
隔着裤裆瑟瑟作响。从月台到出口，我为自己
旁若无人，像一个从净身房穿过太和殿的
“自宫”的太监而感到惊讶。

什么阴阳昏晓。用安全带将目的地
绑定在后座上最重要。

静静地瞧瞧那些冒雨赴约的事物吧。我和
祖宗

不正如这轮子、灯火？

管它德国匈牙利，三七二十一，
坐中国制造的高铁到拉斯维加斯玩老虎机
看“O”上空秀就他妈的牛逼。
就像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道行天下。

2015年10月2日

给父亲

第一次见你，隔着主体性，缺席地哭喊。
哭声却全被你吸附。——那时，我是个楞头
青。

怎么也抓不住理想信念的“总开关”——
非得脱掉祖传的麻布丧服。
和你相互推搡着走向父亲的墓地。

仿佛还没来得及转身，二十五年过去。

我躺在120急救车里。
忽然想起——
父亲睡在病床上，我睡在床边的地下。
父亲的呼噜声如同他手里的锯子的锯齿似的。
并拿住你的脖子使劲地锯，锯。

2015年8月7日

受难地

海洋向陆地移动。
悬崖式高楼长满海蛎子似的嘴。
不幸的源头
仍然隐藏在奥秘中。
与其站在海岸长城看天地交媾，
不如以身体为殿，装神弄鬼。

夜篝火，狐鸣呼曰：
王者(亡者？往者？)归来。
哦听不明白的总因听明白的而受难。
众声喧哗——
为他加冕！为他加冕！
(皇冠曾经被窃，后失而复得。)

2015年8月1日

风中的辨认

从风中辨认沉默，海浪，向你聚集。
长满耳朵的岸石是聋子。它坐着，
你就不会塌陷。除非——
你喧嚣的形状“被黄蜂狭小的视力武装”。
向最后的王者致敬！哦，大海，
没有人不知道，你的权力大于罪恶的半径。

所有的眼，网眼最毒。
独角鲸出没于劣质空气裹着的自由。

选择秋风起。因为皱纹多。落日
如金色的色拉油凉拌“蝴蝶梦”。
当海蛎子登陆花岗岩基座，
披上开着高衩的“黄袍”，“杀个回马枪”。

吞噬自己。吞噬被文明枪杀的灵魂。
向列御寇学御风术。挂起“蒙昧
主义”云帆。落叶为你送行——
高天上，如昏鸦如沙砾如阴魂盘旋的落叶呵！

2014年7月28日

当你老了

灯光组建着身体性。
黑暗迅速抵达它的
周围。
楼梯如舌头伸出带齿痕的那部份……
把声音踩死。不能惊醒她的白天也会梦见
她的祖父的老祖母
(为此，老人家革了一辈子的命)。

毕竟黑暗不是药。
呼吸急促，也不是因为灯火如钩钩似的
摇晃……
可谁又想到，四十年后那被拯救的恰是
世代重复的老调——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至于爱情。
除了——关门关窗，防偷防盗。还能说什么
呢？

2017年6月10日

伊甸的诗

致乌苏里江

我熟悉你的名字，就像我熟悉
曼杰施塔姆的名字。1938年12月
你被冻得浑身僵硬的日子里
就在你身边，一种可怕的低温
冻死了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你一次次从冰冻中醒来
正如他的诗，也一次次从冰冻中醒来
你们流淌着，带着你们的清澈、幽深
带着你们的温暖和伤痛
你们呼吸，歌唱，喘息，呻吟
两个国家的历史，众多的灵魂
也跟着你们呼吸，歌唱，喘息，呻吟……

我熟悉你的名字，就像我熟悉
曼杰施塔姆的名字。但你们如此遥远
陌生，我握不住你们的手
我和你之间隔着吉林、辽宁、河北
山东、江苏，隔着辽河、黄河、淮河、长江
我看不见你的脸……我看不见
曼杰施塔姆的脸，他在最后的挣扎中
(他有最后的挣扎吗？)
是否发出过一声两声绝望的哭泣？
如果没有，你就是挂在他脸上的
一行永不干涸的泪水

我想穿过大半个中国，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我想穿过近一个世纪的暴雨，雷电
把曼杰施塔姆紧紧抱在怀里

天阴得像慈禧太后的脸

天阴得像慈禧太后的脸
时间、语言、大地都屏住了呼吸
乌云的大锤仿佛马上要
落在人们头顶，整个世界惶恐不安地
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光线微弱，然而还像原野上的青草一样茂盛
山峰犹豫了一下，仍然义无反顾地
扛起摇摇欲坠的苍穹
大海仍然以大海的慈悲，一刻不停地
抚摸颤抖的海岸

孩子们仍然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
奔向野花和松鼠。银杏和木棉
仍然用深深扎向土地深处的根须
证明一种幸福的存在。我用泪水看见
铁塔之上一只想去拍打天空的鸽子

面对大海

这是特朗斯·特吕姆的大海
有灵魂的大海。我把他当做兄长
我向他倾诉我的喜怒哀乐
他告诉我一些奇闻，一些
做人的秘密，比如洁净，比如宽恕
他从来不炫耀他的广度和深度
他总是藏好自己的伤口
用歌唱代替呻吟

我静静地坐在他对面，把每一道目光
倾注在他身上
他呼出的气息正在丝丝缕缕涌入我的身体
我的五脏六腑在发生一些变化：我的心脏
更急促一些，我的血流得更快
我麻木的神经突然敏感起来

我只是面对大海，没有足够的勇气
把他抱在怀里，我还需要修炼
需要不断地面对他
就像那些虔诚的佛徒
在菩萨面前合掌祈祷
他对我如此宽容，像一个幼儿园老师
用世上最美好的声音
安慰我的恐慌，我的愚钝

大 地

我们一说出“大地”这个词
大地就升到空中，他不允许我们
像摆弄一件玩具一样摆弄它
它有它的呼吸，但我们不洁的语言
在空气中散布了太多的细菌和病毒
它咳嗽着，我们认为它是强大的
第二天就会不治而愈
但它的病情越来越重
它喘息着，呻吟着
我们的忏悔怎样才能变成良药？
我们怎样才能让大地的精气
在广袤的原野、山峦和河流之上继续升腾？

树木，这大地的手
并不是用来鼓掌和欢呼的
它承接的阳光和雨水
是人类的血液
岩石，这大地的骨骼
它在寒流中裸露的时候
人类躲在它身后
避开了一场又一场灾难

大地允许我们把脚踩在它胸膛上
是因为它把我们当成它的孩子
我们却残忍地在它的胸膛上
插进刺刀，射进子弹
往它的毛孔里注进各种各样的毒

噢，我们衰老而又疾病缠身的父亲
我们如此忘恩负义
你痛苦地弯下身子，是不是在忍受
心脏的撕裂？
失望像冰雪和飓风一样折磨着你
但你是你的孩子
你仍然用你的疼痛代我们承受
苍天的惩罚，你看着我们
你的眼睛和额头在流出血来
总会有一人，两个人……十个人……
匍匐在你脚下
乞求你的宽恕，为你，也为整个人类
祈祷：愿有第十一个人，第一万个人
舀太平洋的水，来洗自己身上的罪恶
洗你的血痂和污浊

那时，我们重新说出“大地”这个词
像说出我们最爱的那个人的名字
我们的眼睛像太阳一样发亮

我们在夏天的某个时刻 一齐叫喊起来

我沉默得太久了
一只蝉儿也沉默得太久了
像约好了似的
我们在夏天的某个时刻一齐叫喊起来
我们撕肝裂肺地叫
我们呕心沥血地叫
我们用几千年的恐惧叫
我们用一生的伤痛叫……

假如我们的叫声突然消失
肯定是一场野蛮的暴雨袭击了我们

在看大海的阳台上看一只麻雀

在看大海的阳台上你厌倦了大海
一个孕妇用骄傲的隆起为小巷收集着阳光
滚动的椰子使一个城市像婴儿一样天真
在背朝大海的角落里,一只麻雀
专心致志研究着这个喧嚣的正午

它研究,它试验着变喧嚣为宁静的药品
它在高楼的阴影里提炼一首死亡之诗
它在我的白发上发现了爱情的遗址
它不像大海那样虚张声势,它轻声的啁啾
仅仅是提醒自己:日子,比风暴还要残忍

一只和我一样卑微而又神经过敏的麻雀
用它不断的摇头暗示生命的真相
它发现我在研究它时,生气地垂下头颅
我听见它在嘀咕:我们各有各的命运
大海不是你的草帽,麻雀也不是你的一声叹息

百姓

为了寻觅一个屋顶他们的脚被石子磨烂
为了一盏灯他们把眼睛押给了黑夜
他们的泪水只有流成江河的时候
云遮雾绕的山峰才会惊叫一声

他们用一片树叶抵挡雷电和暴雨
用一根树枝横渡大海
他们总是往自己的脊椎骨上插翅膀
折断的翅膀遮蔽了一条条道路

他们在一滴水里游泳,在蜗牛壳里
睡眠。他们总是被恐惧塞进
一块块石头,他们和石头一起紧闭嘴巴
他们一点点被石化时,世界安静得

像一个古墓。如果他们挣扎
地球就会晃动,如果石头碎裂
大陆就会漂移,就会有海洋站起来

把每一张脸擦得洁净而又明亮

我们在黑暗中看不见黑暗

我们在黑暗中看不见黑暗
我们把魔鬼派来试探虚实的几粒萤火虫
看成一个个太阳

我们在洪水中看不见洪水
我们像一片落叶漂浮在波涛上
在沉下去之前,我们赞美着洪水

我们在瘟疫中看不见瘟疫
我们面无表情地绕过呻吟的人
绕过死去的人,就像绕过一块块石头

我们在寒冷中看不见寒冷
我们说河流的冰冻是河流的自由选择
我们兴高采烈地成为冷漠的冰雕和雪人

我们在虚无中看不见虚无
我们认为只有肥皂泡会一个个破碎
其实天空也在一个个破碎

一块被遗弃的稻田默默无语

一块被遗弃的稻田默默无语
没有一粒米会回来看望它
除了荒草过分的殷勤,没有一棵树
一只鸟叹息一声

大地的心脏病久久未愈
祖父在泥土底下急出一身冷汗
生锈的农具像旧时代的寡妇
永远不允许再嫁
水车被乔装打扮之后送进了博物馆
天气和季节是两片枯萎的落叶
一头无聊的水牛把它们踩在了脚下

村庄如此遥远,仿佛久久断绝音讯的
昔日情人。黄狗和公鸡纷纷跑进电视机

绵羊和兔子跑到天上
屋檐下的红辣椒和红玉米
跑进了流浪诗人的忧伤

一块被遗弃的稻田披头散发
像一个道士在坟墓前作法
要挽回失踪的魂魄

像几只黑蝴蝶扑进山谷

像几只黑蝴蝶扑进山谷
自由就如花粉一样
被我们采撷？正午的阳光
挤不进树叶过于密集的竹林
时间躲在厚厚的落叶底下
偷窥人世间的痴迷、疯癫、沉沦
以及大海捞针般的救赎

天空是淳朴山民的笑容
和枇杷树的招手、黄鹂的舞蹈
组成一个近似于虚构的世界
就把空气当老农精心酿造的米酒
喝啊喝，醉与不醉
就看你坐在一棵千年白果树下
读的是李白，还是曼杰施塔姆

如果一辆公交车载满山外的诱惑
突然闯入，我们是否会把山岗的多情
溪水的美妙喘息
杜鹃和杜鹃花的殷勤挽留
当成一首诗中可有可无的一行
狠着心删去？我们发现山岗在摇晃起来
就像我们动荡不安的一生

在卡夫卡墓前

在你的墓前，我发现我在缩小，缩小
我会成为你身边的一颗小石子
一株小草，还是一片悲伤的落叶？
也许我会缩成一粒小小的甲虫
跳进你的小说，缩成一团

弗朗兹·卡夫卡，我瘦小的兄弟
你进不去的城堡我也同样
敲不开它的大门
孤独是我们唯一的粮食
你夹在胳肢窝的那把黑伞
一辈子都来不及撑开——也无须撑开
整个天空都在塌陷
几滴雨算得了什么？

墓园宁静得
听得见一滴血在什么地方流动的声音
犹太人，高高矮矮的犹太人
老老少少的犹太人
他们的灵魂在树叶间飘荡
缄默无言。我看见每一块墓碑在刹那间复活
像严肃的审判官端坐在法庭上

卡夫卡，你也在审判我吗？
我虫子一样怯懦，木偶一样顺从
冰块般僵硬和冷漠
我在不断地变形
我像风一样
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和色彩

而你是黑色的，比黑夜更黑
比煤块更硬，比世界上最好的墨水
更难退色
你穿一身黑西装站在天空
你黑色的瞳仁像一架最精确的摄像机
忠实地记录人世间的
荒谬、狰狞和恐惧

卡夫卡，你寒冷而又暗藏温暖的目光
久久注视着我
我这只卑微的甲虫
能不能重新回到人的躯体里
找回坚硬的骨头和灼热的鲜血？
我离开你的时候
脚步虚弱、慌乱
我害怕我永远不能摆脱
一粒甲虫的命运

宋晓杰的诗

住的酒店叫：桔子

大雪已下了一夜，又两天
黄昏再次降临
街道上空无一人
更找不到一辆出租车

这时候，出现了
炉火、热汤，橘的光晕
苏醒的落日和夕阳
有人替我掸掉
驼色大衣上的积雪
以及，鞋面上的

我已尝到缓慢的滋味
咖啡……伴侣……
深度掩埋的部分，开了天窗
有时，神是个小角色
一个人，就是人类

大雪封锁了前方的消息
水晶的世界里——
万家灯火，团团圆坐：
桔子和伤疤
都要一瓣一瓣地
剥

骨头馆

靛蓝底色，方正的白字
长方形的牌匾

在花花绿绿的匾额中
过于肃穆
那是二十多年前
城乡结合部的工厂门外
在两个幌的饭店、报废车厢改装的
小卖店之间
它的出现令我惊愕、悚然
——那时，我不知道它是饭店
以为是一家私人诊所
瞬间，血、腥抢占了嗅觉
……花在开，刀在磨
女友刚刚堕了胎，她的笑声虚幻而空洞
而我浑身松软——
每道骨缝儿，都有阴风穿梭

高压线

它是魔鬼之鞭
要命的闪电
它生来就是生化武器
吃人不吐骨头

小时候，它霸占旷野
方圆几十里被划为禁区
一指禅，便化作齑粉。没有硝烟
我们避瘟神般躲着
却见排排小鸟稳稳端坐
弱小，没有罪愆
世界滚滚向前，最初的寓言和真理
在鸟儿的两只脚尖之间移动——
我们因露珠般幼小、无辜，得以幸免

阴雨布拉格

我们交换枕头
像交换日月和时空
一支烟变成灰的过程
是不是就像——人变成梦
一次虚拟的往生？

这个让人操心的世界，的确需要
有人值夜班，一刻不停地让
蝙蝠的心，免于倒悬之苦

我的雄狮沉睡着
阴云、凄风和薄雪，虚设了背景
地球这一边，我无言端坐
身披雨水和繁星
等你推门而入，湿淋淋地
搭救我，于水火……

七夕·流年

你陷在一个陌生的地理
我们视频，交换呼吸
一个人的七夕
我开始读曼德尔施塔姆
读马蹄铁、流放，远东集中营
尸骸、土地和虚名，成谜
一个外国人给予的敬意
让我想起夜夜抱冰而眠的你
三，是个大数据
时间久了，话越来越少
疼，开始走心

昨天，女友的一只乳房废弃了
如烂掉的桃子——
生年多艰，需要用糖哄一哄
又必须时刻抵御
对甜的恐惧

怀揣瓦罐的人

娜杰日达·哈金娜
用19年的婚姻，加上42年的余生
成为曼德尔施塔姆的私人秘书
她不用纸，不用笔
用记忆和命，代替钟表眷写

阿曼，谁说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不见一位垂老的妇人
燃烧成炭。用白色的骨灰
声音的纪念碑
替你，说出真理
羞涩的眼睛却说着——
你的列宁格勒、童年、腮腺炎
还说：“我是你的小姑娘”

是的，你“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
但哈金娜，是你的母亲——
她是怀揣泉水的瓦罐
让你和诗章一次次
清澈、嘹亮地
重新出生

早春，遇到我虚拟的生活

正月十六，日子回到正轨
早起，我从菜市场归来
见一辆搬家的汽车停在小区单元门口
哦，又换了一个新邻居

会不会有一天，她在灯下的日记中写道：
那个春天，空气中充满情人节的味道
泡了碗速食面，卷起长发和袖管
我独自开始了京漂生活，从此，
再没眼泪，再没回头……